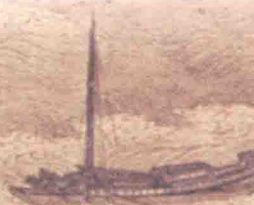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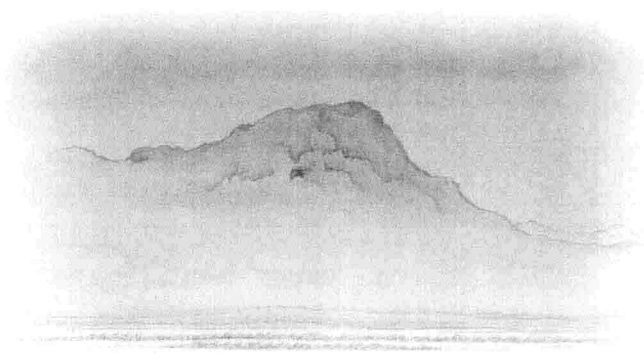


空岛

余秋雨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岛 / 余秋雨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-7-5063-7892-5

I. ①空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54961号

空 岛

作 者: 余秋雨

责任编辑: 王淑丽

特约编辑: 戚 亚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60千

印 张: 16

印 数: 001-100000

版 次: 2015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92-5

定 价: 3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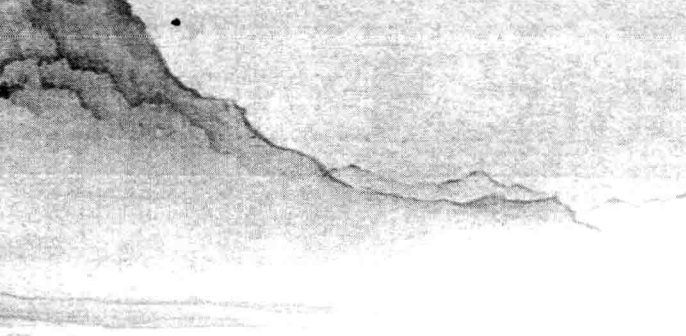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空 岛 ----- 1

信 客 ----- 207



空 島

题 记

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，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。但是，聪明的读者很快就看出来，纪实和悬疑都不是目的，而是指向着一个“意义的彼岸”。

那彼岸，有关一种美丽的生命哲学。尽管这种美丽总是伴随着毁灭。

当然，这一切都属于中国。中国存世那么悠久，绝大多数故事都散落在历史记载之外。散落，必定会遗失；遗失，又可能被找回。

用什么方法找回？只能是艺术，象征的艺术。

——作者

引子

这座小竹桥有年头了，扎竹的篾条已经松脱。有一处，眼看就要掉下来，不知道前面一个过桥人是什么时候过的，脚下有没有一点感觉。

这次过桥的是一个紫衣男子，走路很有样子。仔细一看，那样子在于他的身材。这种身材一般被称为“衣架”，不管什么服装穿上去都能挺拔起来。

正是这挺拔劲儿，他才走了一半，竹桥断了。或者说，篾条完全松脱。紫衣架一下子掉进水里，喝了几口泥水。

用手划拉几下，但肩上背着一个不小的包袱，划不动。只能把包袱卸掉，但刚刚走在路上时怕遇到不测，把包袱缠进了衣襟边的布扣，现在怎么解得开？

想把衣服整个儿扒掉，使了一下力，根本不可能，反而多喝了几口水。

人生真是凶吉难卜，方才还走得好好的，顷刻之间，眼看就要灭顶。自己还那么年轻，没想到死亡突然来临。没有一点先兆，没有一点预计，没有一点准备，生命如斧劈刀切，霎时断裂。紫衣架只能直着嗓子高喊救命，但心里知道，这地方冷

僻极了，走了一个时辰没见到一个人。

喊总得喊，不管怎么说，总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自己。于是，又喊，再喊。他决定，必须喊到无法再喊的那一刻。

他显然不会游泳，已经喝了好几口水，又呛着了。嘴里喊不出声音，只能拼尽全力伸手乱抓。什么也抓不住，越是用力，越是让满嘴满鼻呛成窒息。再挣扎也无用，只能放弃。放弃挣扎，放弃生命。

就在彻底绝望的最后一刻，硬邦邦地，一根竹竿捅到了肩膀。紫衣架连忙双手拉住，抬头一看，拿着竹竿救人的似乎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灰衫小伙子，但在慌忙挣扎中看不真切。这竹竿，应该是从垮掉的桥架中抽出来的。

这个灰衫小伙子，刚才怎么没有看到？只有一条路，任何一个人影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。难道，他没有走在路上，只在路边的树林中穿行？

就像影子，穿灰衫的影子，在生死关头及时到达，伸下了一根竹竿，来救命。

灰影人伸到水里来的竹竿，握上去有点滑。紫衣架连忙用两手紧紧握住，用全身的力量朝岸边灰影人那里游动。灰影人也在一截截地往回收拉竹竿。

水有浮力，总算一点点到河边了，脚下已踩到河底的淤泥。但是，这淤泥是一个斜坡，脚刚踩上去，一用力，就滑了一个大跟头。

这一跟头，紫衣架就把所有的力气都拽在竹竿上了，居然一下子，将握着竹竿另一头的灰影人拉下了水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是实实在在的人，不是影子。而且，灰影人

在下水时也发出了一声尖尖的轻叫。

灰影人立即与紫衣架撞了个满怀。

这一撞，把紫衣架完全撞傻了。

当他猛烈地贴及了灰影人的身子，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柔软，使他浑身震颤。不止是柔软，而且是气息，不是鼻子闻得到的气息，而是一种让周围的一切都柔软的气息，串通全身。

快速撞击又快速推拒，虽然推拒却已契入，在一眨眼之间。

瘦削的身材怎么会有那么惊人的柔软？他被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不可思议所“点”住。

他呆立在水中，一时无思无念、无意无绪、无知无觉。

他是一个冰封了的男性板块，今天撞出了一条裂痕。也许，不止是裂痕，而且是裂纹。裂纹快速延伸，拽拉着亮晶晶的冰凌。

一切都还没有那么快地反应过来。等他反应过来，眼前已经不存在那个撞击体。他还站在靠岸的河里，踩着淤泥，手上握着那根竹竿。

他怀疑刚才发生的一切。难道是一个白日梦的幻觉？

上岸后低头，发现有一道水迹拖过河边的小路，进入了树林。

他快速地顺着水迹进入树林，却又不敢往前走。粗粗细细的树枝阻拦着他，拉扯着他，嘲笑着他。

内心也在阻拦，因为再往前走，不知会遇到什么，但他能约略预感，一定会有陌生的奇异。他有自己的目的地，已经靠近，他不能因为偶遇而走神。

他这次已经整整步行了一个半月，终于到了。在路上打听，再翻过一个山岗，就会是目的地。

目的地是两个世仇城堡，一个叫“戚门壕”，一个叫“陈家

卫”，一听名字就兵气森森、战氛浓烈。他已经听说，结仇，已经二百多年。这二百多年间，发生过大小械斗三百多次。

两个家族都绝不迁徙。活着，繁衍，就是为了把地占住，与对方死拼，让祖先出一口气。

紫衣架这次来，完全是靠了从苏州去昆山半道上一位姓陈男子的指引。准备先在陈家卫找旅馆，然后等机会，经过戚门壕出海，去武运岛。

紫衣架上岸后曾问过路，但越是靠近越难问，路人只要一听见是问戚门壕和陈家卫的事，就立即走开，低头不语。

这就麻烦了，他想，只能过一会儿翻上山岗的时候，细看眼下的布局和路途，好好猜测一下了。

刚从河里爬起来，浑身湿透，被风一吹，有点寒意。这么热的天，怎么会产生寒意？他很快明白了，已经到了海边，吹在身上的，是海风。

自己有寒意了，立即想起了另一个人。这对他这么一个独来独往的单身汉来说，还是第一次。

另一个人，就是刚刚为了救自己也落了水的灰影人，一个突然来到又突然消失的灰影女子。她同样湿淋淋的，吹着同样的海风。

那种柔软，那种气息。当然，还有那种瞬刻之间的见义勇为。

按照世俗的说法，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没有她，就不再有自己。但是，这个对自己生命极端重要的生命，却已经毫无痕迹。一个人，平生最要紧的存活支点并不很多，但总是抓不住。

她是过路，还是回家？回家，回哪里？是戚门壕，还是陈家卫？

第一章



前面所说的落水事件，发生在清代嘉庆五年，按照国际公历，也就是一八〇〇年，十九世纪的第一年。

说准确一点，是十九世纪第一年的夏天。

世上很多偶然小事，一探根脉却让人震惊。这个落水事件，就牵连到中国最大的文典《四库全书》、中国最大的贪官和珅、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，跨时好几百年。这实在太让人好奇了，那就请允许我费点事，从远处说起，再慢慢绕回来。有的段落比较复杂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明白。

先从《四库全书》说起。乾隆皇帝在晚年为了彰显“盛世修典”的气派，下令召集全国各地学者，在他眼皮底下把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全部重要文献汇编在一起。这事，最难的不是学识，而是张罗。

那么多学者，名气不小，脾气很大，方言各异，举止古怪，谁能把他们拉扯在一起？那只能靠“全朝实权第一人”和珅了。

和珅对各地学者照顾得热情周到，又派出一批年轻的书吏殷勤侍候。那些书吏其实也是他的“情报人员”，帮助他更精准地掌握了汉族文人，特别是南方汉族文人的思想动态。

这天，一个书吏向他报告，徽州籍的王进士与余姚籍的徐进士一见面就争吵起来了。

“一见面就争吵？为什么？”和珅问。

书吏就把争吵的过程仔细描述了一番。

两位进士一见面，余姚的徐进士就对徽州的王进士说：“从名帖上看，贵府在歙县，是出砚台的好地方，我家几代都用歙砚。”

但是，这位徐进士把“歙”念成了“西”。这是不奇怪的，这个字本来就有两种读法，“西”的读法更通行。但在歙县的地名上，却是另一种读法。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，别人读错自己家乡的地名是不可容忍的，他们总是高看家乡的知名度。

“我要纠正一下，我家乡歙县的歙，不读‘西’，读‘麝’，‘麝’香的‘麝’。顺便，请告诉一下你家长辈，那砚台的正确读名是什么。”王进士的语言十分犀利，除了保卫家乡的名号，还因为，自己在进士榜上的排名远远高于徐进士。

受到王进士的抢白，徐进士一下来气了。只要是中国人，最忌讳人家要教训自己家的长辈。他才思敏捷，冷笑了一下就说：“我家长辈不会忘记贵乡的地名，因为二百四十多年前贵乡有一位强人，在我们家乡留下了几笔重债。很巧，他也姓王。从此，我们那里的人怕提贵乡，把砚台的名字也另读了。”

“留下几笔重债？”王进士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
“说重债是客气了，是血债，而且是灭村屠城的血债，在明代嘉靖年间。”徐进士提醒王进士。

王进士立即明白过来了，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在说五峰先生的事。五峰先生确实是我的本家，我们整个王家都不讳避，整个歙县都不讳避。”

“五峰先生？那是他的号，还是直呼其名，叫王直吧。整个明代，倭寇成为第一大患，而倭寇的第一首领，非贵家的这位先祖莫属了！”徐进士提高了声调。

王进士似乎早有准备，平静地说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我现在不想与你辩。只问一件事，倭寇，是日本海盗，王直，是中国徽州歙县人氏，他怎么会成为第一首领？如果他是第一首领，为什么不叫徽寇、歙寇？”

“这……”徐进士语塞了。

王进士用鼻子“哼”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

……

书吏描述完这段争吵，就不再作声，但两眼直直地看着和珅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。

和珅也直直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就吵这个？明朝的事，倭寇王直，二百多年了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书吏说：“开始我也觉得没有意思，但我后来侍候徐进士回寓所，他还在给我说王直的事。有一句话，我觉得需要向您禀报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和珅问。

“徐进士说，直到今天很多南方长者还在疑问，王直的财产富可敌国，却一直没有找到。”

这一下和珅果然来了精神，问：“你是说，王直被杀后，财产不知去向？”

书吏点头：“不知去向。”

和珅不再讲话。这话题，触动了他的神经。

他十分清楚，乾隆朝经济繁荣，但由于奢靡过度，又由于自己一直在营建一个庞大的私家财富大城堡，朝廷的库帑已出了问题。乾隆皇帝并不知道财政的艰难，谁也不敢对他实言。万一乾隆皇帝察觉了什么，下令盘查，自己就会很不安全。因此，如果能用朝廷的力量追寻到王直的遗存，至少可以补充库帑。

如果追寻不到，那大笔财富就有可能落入当代强人之手。此刻，天地会秘密团体正蔓延南方，福建又兴起了由蔡牵领头的渔民、船工暴动。他们当然很需要钱，如果能够得到、或者将要得到王直遗存，那必定是一场大灾难。和珅想，既然民间有那么多传言，即使那些强人还没有得到，也不会不听到，因此，也一定在寻找。

这是一场世代相传的地下暗战，这是一场决定荣衰的秘密争夺。而且，与平日自己的贪污、侵吞不同，参与这场暗战和争夺，还能获得一个有利朝廷的好名声……

想到这里，和珅的眼睛亮了。

2

此后，和珅与各位学者聊天，总会频频地拐到明代的倭寇事件上。这是前朝的事，说起来不犯忌，大家都说得很直率。毕竟是学者，言之有据，思路清晰。

和珅很快就明白了，把大明王朝搅得惶惶不安的倭寇之患，